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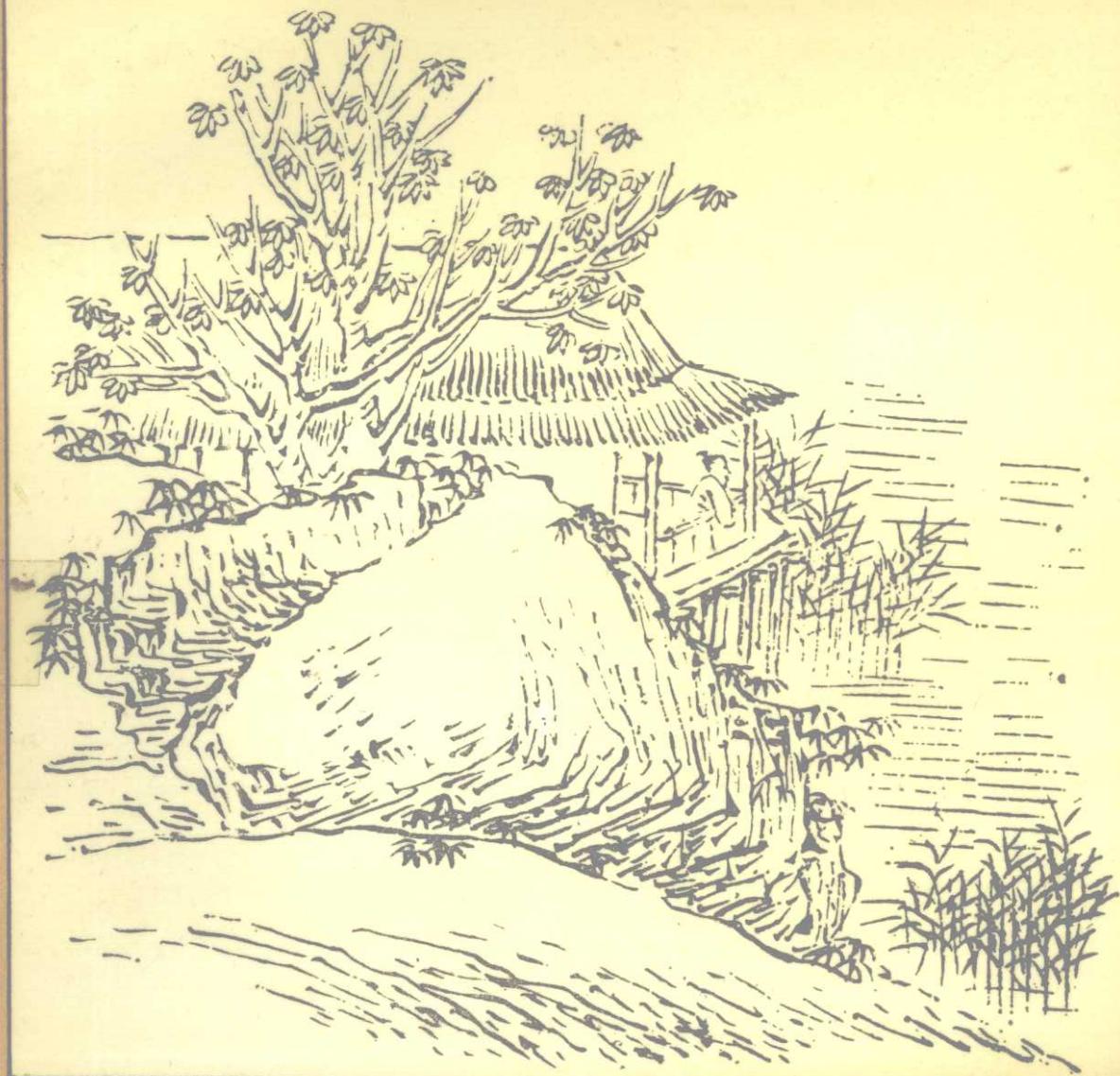
余宏模 编注

时园诗艸

(清)余家驹 著

四馀詩草

(清)余珍著



余宏模 编注

時國詩艸

(清) 余家駒 著

四餘詩草

(清) 余 珍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

前　　言

清代康、雍之世，毗邻滇川黔三省的彝族地区，普遍进行改土归流。伴随流官政治统治的巩固，移民屯垦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儒学科举亦在民族地区提倡推广开来。在先进汉文化的熏陶下，一批彝族知识分子也在成长，其中如余家驹、余珍、余昭、安家元、安履泰、安履贞等，都遗有诗集文集传世。在当时贵州诗坛上具有一定影响和地位的，首推余家驹及其《时园诗草》。

余家驹，字白菴，小字石哥，贵州省毕节县大屯彝族乡人。其先世系四川永宁宣抚使，自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奢崇明失败，其子奢震改姓名为余化龙，隐居川黔边境，家驹即其第七世孙也。

清嘉庆辛酉年（公元1801年）十一月十六日，余家驹诞生于大屯故里，歿于清道光庚戌年（1850年）八月十九日，享年五十岁，子余珍营葬之于大屯中寨。他的一生十分平凡，幼而颖异为祖父所钟爱。年十二失怙，慈母安氏抚养成人。为贡生即不事进取，奉养林下，隐于诗酒，于学无所不窥。曾著诗《甘隐篇》以言志：“世人趋名利，所学在于禄。及至登仕途，患得失荣辱。时刻搅其心，戚戚复碌碌。喜怒不自由，行止受人束。赵孟贵贱之，祸福同转烛。所以托沉冥，于焉在空谷。如鱼求深渊，如鸟择高木。抱道全天真，清心寡嗜欲。尚友古之人，悠然靡不足”。

平生著述甚富，未剞劂而遭兵燹，惟遗《时园诗草》行世，论者谓似太白、东坡。善画，尤工泼墨山水，亦奔放如诗。叙永孝廉李少青先生与交最深，曾志行略云：“公为人风流潇洒，而皆秉乎天真，少喜读书而非以求名，故能不汨于俗，学而淹贯乎古今。兼善为诗，常不雕琢而成，故其词亦豪亦仙，而悠然畅其胸襟。尤喜饮酒，凡杯与勺无时不擎，虽乐在醉乡而神明皎然独醒，盖酒中之圣贤，而不侪乎举世之醉醺”。

性尤友爱，弟中菴卒，携侄余昭课读，授以家学，一如已出。昭亦工诗，著《大山诗草》三卷，《叙水厅县志》有传。曾为《时园诗草》作跋称：“伯父白菴公，以贡生不出应试，奉我祖母孝养终身，居家勉励儿辈，大率以为朝廷广醇风，为祖宗绵世德，为末俗挽衰弊，经济皆当于读书中求之。至于功名富贵，听其自然，莫习奔競，至今言犹在耳也。公性情旷逸，与人和平，识与不识，皆称之为白菴先生。不立崖岸，而见者肃然自起。爱敬生平，不干外事，常手一编，长吟短咏；随挈一壶，自斟自饮，机趣横生，终身陶然。工画山水，奔放如诗。尤喜种花，时园中一草一木，皆手泽所植。……所遗诗草二卷，皆家海山兄钞集而存者也，谨以付梓。时家务殷繁，未暇校刊，字多错落，不胜悚惕。当再刻并添注师友题识，稍尽孺慕”。

余家驹的《时园诗草》，系其子余珍平时抄集存录，并于道光年间经叙永李少青先生为之较次订正，使各体以类相附，而嘱余珍另书藏之。于光绪辛巳岁新镌板刻，印赠亲友，传世不多，迄今已逾百年，人世沧桑，佚失殆尽。能知余家驹为清代贵州彝族诗人，并能得阅其《时园诗草》全稿

者鲜矣！

《时园诗草》上卷，共录诗计分：五言古体二十六首、七言古体三十六首、五言律诗三十六首、七言律诗二十六首、五言绝句一十六首、七言绝句七十六首、六言诗二首、杂体诗二十首，合计二百三十八首。

《时园诗草》下卷，共录诗计分：五言古体二十九首、七言古体三十四首、五言律诗十四首、五言排律六首、五言绝句十四首、七言律诗二十首、七言绝句二十一首、杂体诗十五首，合计一百五十三首。

为便利付梓，这次出版的《时园诗草》不再分成上下两集，各体以类相附，整理合成一集，共计选入三百七十五首。

清道光丁未夏立夏后二日，叙永孝廉李少青怀莲先生，对《时园诗草》编次订正，并为作序，给予评价，较为中肯，称：“牂牁，夜郎之间，万山突兀，其天地之灵气，自开辟以来，闷而不发。明入版图，虽代有诗人，然草昧初开，厥道未广。先生西南世家，其胸襟之阔大，宜与寻常文士不类，又能特立风尘之外，以养其高标。故为诗沉雄浩荡，不名一家，当其上下千古，绝所依傍。奇情快论，破空而出，山川景物，无不别开生面。其气魄固足雄压一切，而语带烟霞，不染尘氛，又如姑射仙人，遗世独立，尤飘飘乎有凌云之气，而非山泽之癯所可望也。性灵所发，方不屑为清才，又何能测其为仙与雄哉！”李怀莲先生用“其秀隽者为清才，其磊落者为雄才，其超轶者为仙才”的标准，来“三者随其性之所近，而品概以分”，推崇备至。

作者的家乡毕节县位于贵州西部高原乌蒙山区的东部，

北与四川叙永、古蔺接壤，急流湍泻，奔腾汹涌的赤水河，成了川黔两省的天然分界线。其东、南、西三面分别与贵州境内的金沙、大方、纳雍、赫章和云南镇雄县等相邻。历史上彝族人民曾经在毗邻三省的这带地区，建立过乌撒、芒部、扯勒、阿哲（水西）等地方政权，世代聚居于此，创造和发展着民族的传统文化。作者世居并长期生活在滇川黔三省毗邻地区，这里是万山耸峙，突兀峻拔，危崖峭壁，涧奇谷深，飞流湍泻，激浪惊涛，自然景观气象万千的边远山区。他热爱自己家乡的山山水水，或登高望远，叱咤风云；或中流击水，急浪飞舟；或临涧观瀑，白练千尺；或古洞探幽，钟乳万象。山区的各种自然景观，无不触景生情，发乎吟咏，为之赞赏，录入《时园诗草》者近百首之多。因此，山水诗是余家驹诗作中的一大特点，而他的山水诗又具有明显的乌蒙山水雄浑险奇，气势磅礴的特色。如：《青浓山》、《登鹰坐山》、《入芒部山中》、《崖梯》、《高山绝顶》、《登最高山》、《早行山中》、《上以开河山》、《登虎厂坪高峰》、《水脑河》、《发戛岔河》、《发戛大湾涨瀑》、《瀑布》、《仙人岩》、《探乳洞》、《滩心石》、《登高望云海》等，可称作者浓抹重彩，描绘乌蒙山水特色的杰出诗篇。

滇川黔毗邻的乌蒙山区，自古以来就是彝族人民生息繁衍之地，彝族人民开发建设了山区，也创造发展了传统的民族文化。这带地区的彝族民间仍保存着古朴浓郁的民俗，流传着优美神奇的传说，珍藏着彝文书写的典籍，风雨斑驳的碑刻。和彝族人民长期友好相处的还有苗族等兄弟民族，在封建王朝的压迫剥削下，山区的各族人民一直生活在贫困境

地，饥寒交迫之中。

余家驹的《时园诗草》中，有相当部分诗作，反映了当时民族民间文化民俗，也描述了当时各族劳动人民的贫困生活，并寄予了同情，对酷吏苛政，也给予一定的揭露鞭挞。可以说，具有浓郁民族色彩的民俗诗，也是作者诗作的又一特色。如：《落太赫山》、《蛮刀》、《听吹木叶》、《闻口琴》、《硝匠》、《挺龙洞》、《苗人》、《听读夷书》、《乐隆山》、《村中请新酒》、《掠官崖》、《道傍翁》、《小河口》、《荒山投宿》、《雪行泥潦甚惫》等，即可略窥豹斑。

作者饱学经史，工诗善画。在其诗集中，存录不少咏史评画之作，借古喻今，咏物言志。凭吊逝者，缅怀业绩；世态人物，亦多所刻画。如咏史之作有《读史醉占》、《观风波亭戏》、《万人冢》、《武乡侯》、《奢夫人》、《忠烈南公》、《顺德夫人墓》、《登赤水文阁》、《李后主》、《杜宇》、《王昭君》、《吴三桂》、《陆龙安宣慰墓》。其评画之作如《堪舆图》、《千竿图》、《画墨葡萄于佛寺》、《火笔山水》、《苏小像》、《竹石》、《八骏图》、《画马》、《画虎》、《画松》、《画牛》、《天际归舟图》等。其对现实人物的刻画入诗者如《硝匠》、《厨人》、《渔家》、《渔者》、《女士》、《村女》、《番僧》、《道人赠紫拂》、《老人行》、《山中道士》、《丐者》、《蛮王》、《渔》、《樵》、《耕》、《牧》等，广泛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

纵览《时园诗草》，其中不乏佳作。作者植根山区生活，充满山乡气息，咏吟发乎其真性情，豪无矫揉做作之

态，诗作朴实无华。气势雄浑磅礴，潇洒飘逸劲健，大有太白、东坡遗风。

作者的诗集末尾，存录《祭诗》一首：“诗是心血费呕吐，不祭无乃负心苦。罗列肴核奠酒浆，祭诗先遣诗人尝。案头横陈诗一卷，卷中似有鬼神现。他人祭神祭古人，我之祭神祭我身。安知后人不古我，我先祭我胡不可。我生自有面目存，效颦何苦傍人间。祭诗醉枕诗卷卧，梦中忽见青天破。五云焕彩天门开，中有神人下降来。向我吟诗复饮酒，一斗酒成诗百首。自言非仙非佛亦非儒，万古无双一酒徒”。

此《祭诗》中，“我生自有面目存，效颦何苦傍人间”两句，我以为正是作者余家驹人品个性，及其《时园诗草》诗品风格的如实反映。

余宏模

诗者乾坤之灵气也。天地有风云物态，灵奇变化，造物何尝一一安排。而出奇无穷，迥非思议可及。

诗人泄造化之欲，必自性灵流露而后可传。然性灵亦各有不同，其秀隽者为清才，其磊落者为雄才，其超轶者为仙才。三者随其性之所近，而品概以分，不得仙才，得雄才可也，得清才亦可也。

予自束发受书，持此管见，而今独心折于白菴先生。先生自少天姿卓荦，于书无所不读，独不溺没于举子业。其学已迥出流俗，至于兴之所至，悠然自得，尤能摆脱一切，独往独来，其抒发皆任乎天机，而不自知其所以然。

丙午予馆其家，见壁上诗读而异之，因索其全集。而令嗣名珍字子儒者，出时园诗草二卷见示，予遍读之而后叹其才之独迈也。群洞、夜郎之间，万山突兀，其天地之灵气，自开辟以来，阅而不发。明入版图，虽代有诗人，然草昧初开，厥道未广。先生西南世家，其胸襟之阔大，宜与寻常文士不类，又能特立风尘之外，以养其高标。故为诗沉雄浩荡，不名一家，当其上下千古，绝所依傍。奇情快论，破空而出，山川景物，无不另开生面。其气魄固足雄压一切，而语带烟霞，不染尘氛。又如姑射仙人，遗世独立，尤飘飘乎有凌云之气，而非山泽之癯所可望也。性灵所发，方不屑为清才，又何能测其为仙与雄哉！

序

第白菴不自收拾，此二卷乃子儒所手掇而存者，其编次既无年月可识，而古近体又复杂揉。予乃为之较次订正，使各体以类相附，而囑子儒另书而藏之。异时有读是编者，知是方开辟之气，得先生之发挥而始畅，则仙才雄才必有定论，而亦证予管见之为不谬云。

道光丁未夏立夏后二日 翠田李怀莲撰

目 录

《时园诗草》

前 言	(1)
原 序	(7)
原 跋	(9)

五言古体诗 四十六首

奢夫人	(1)
送友人之楚	(2)
示 儿	(2)
家 园	(2)
白云谷	(2)
登公鸡峰	(2)
法戛河	(2)
青浓山	(3)
登鹰坐山	(3)
取奇石予以齐法窝而述	(4)
落太赫山	(4)
江天霖雨	(4)
桃 林	(4)
堪舆图	(5)

出 塞	(5)
葬 弟	(5)
买得蟾蜍砚爱之纪以诗	(6)
画墨葡萄于佛寺	(6)
高峰绝顶	(5)
九里箐	(6)
乱峰中生云数点，俄而四合，沛然为雨， （ 纪之以诗。 ）	(7)
月窟禅光	(7)
滩心石	(8)
竹 石	(8)
初冬负暄玩菊	(8)
纳羊箐神驴	(8)
道傍翁	(9)
以筇杖竹杯寿舅氏安公子民	(10)
水潦滇黔一览楼	(10)
发戛宅	(10)
以小龛供屈平刘伶像曰醉醒龛	(11)
遇道人观丹符	(11)
秋 夜	(11)
闲适吟	(11)
答友人	(12)
甘隐篇	(12)
疏竹几竿，牵牛引蔓其上，旭日中兰花数朵， （ 清绝可人。 ）	(12)
田事诗	(12)

毕城旅店甚隘，邀盖景泉、杨旭初、绪文

僧游双井寺	(13)
山店得友人赠酒	(13)
读史醉占	(14)
偶与人论书	(14)
望山亭	(14)
有士人筑室读书高山，不与人通，访之未果。	(14)
小河别墅	(15)
饮酒	(15)

今体 五言律诗 四十七首

对月	(16)
夜雨	(16)
夜泊	(16)
以列天生桥遇雨	(16)
秋山	(16)
秋雨山行	(17)
暴雨	(17)
暮春山行	(17)
早行	(17)
硝匠	(17)
从军	(17)
川主	(18)
顺德夫人墓	(18)
读宋史	(18)
喇朱卧寨	(19)

三 坝	(19)
过北肇	(19)
行齐即水滨见奇景得句成诗	(19)
闻 蝉	(19)
雁	(19)
金 鱼	(20)
驯 雉	(20)
催耕鸟	(20)
古 剑	(20)
古 镜	(20)
火 锅	(20)
乡 村	(21)
天际归舟图	(21)
仙人掌	(21)
感 咏	(21)
石佛洞	(21)
对 月	(21)
醉 吟	(22)
夜临皮匠沱	(22)
德 阔 屯	(22)
下 滩	(22)
夜游深峡	(22)
毕 城 东 岗	(23)
过 旧 游	(23)
旅 夜 捡 故 人 书	(23)
饮 处 士 家	(23)

家 园	(23)
初冬闲居	(23)
夜游山寺	(24)
厨 人	(24)
送 别	(24)
赏后园梅	(24)

今体 五言排律 六首

小河口	(25)
荒山投宿	(25)
暮行寨落索火，仙人俱酒询之，乃从先祖 自乌蒙来者罗更氏之裔。	(25)
老 客	(25)
行深山中	(26)
夜游深峡	(29)

今体 五言绝句诗二十九首

题许鹤沙滇游纪程	(27)
画 角	(27)
秋 夜	(27)
采药僧	(27)
野 庙	(27)
落 花	(27)
闻 钟	(27)
鸡 鸣	(25)
以咂窝 夷地名在发戛	(28)

挝龙洞	(28)
寄 衣	(28)
园中二首	(28)
傀 儡	(28)
假 面	(28)
爆 竹	(29)
李少青作时园八景同赋	(29)
破 壁	(29)
偶抄陆杨二家诗题卷	(30)
渔家三首	(30)

七言古体诗六十六首

千竿图	(31)
秦仁堂师画雪月梅，以矾画成，墨汁刷之变濁 染法，脱尽笔墨痕。深得雪中高士，月下 美人神也。	(31)
火笔山水	(31)
赠挥岚李君成章	(31)
深山绝顶泉	(31)
水脑河自乐浦西流至岔河，转而向东， 其间多奇险惊人之境。	(33)
发戛大湾涨瀑	(33)
瀑 布	(34)
仙人崖	(34)
灵湫洞	(34)
探乳洞	(34)

登高望云海	(35)
拟出塞	(35)
忠烈南公	(36)
老人行	(36)
峨眉山图	(36)
苏小像	(37)
为王道士画面然鬼王戏作	(37)
秦良玉遗剑	(38)
蛮 刀	(38)
宝刀弃掷多年不用家人改造农器戏作	(38)
古树歌	(39)
蟠 李	(39)
赏花饮酒	(39)
烧烛照海棠	(40)
月下赏菊同蔡池宾作	(40)
书斋戏题	(40)
听吹木叶	(41)
闻口琴	(44)
墓上悼亡	(41)
盆池假山	(42)
一星拱斗砚	(42)
天下图	(42)
八骏图	(43)
画 马	(43)
画 虎	(43)
画 松	(44)